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勑差往河東擘畫粮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勑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乞特

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
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縁河東
地分闊遠山川險絶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
縁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内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
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
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
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

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勑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粮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户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畫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内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

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

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粮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

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

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

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

近差充涇原路叅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户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

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

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晋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觧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觧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

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鄶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親遍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

害務令人户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户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户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户地里人户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内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户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

十九戸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戸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戸各不及一鎮人烟及潞州管内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絶近人戸全少處虚立縣名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觧子之類各近伯人外别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戸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戸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寛紓民役縁臣時蹔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國子博士盖平上黨縣主簿鄆

唐等審細相度可與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户凋零絶然小縣有可以分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裹外分配博糴斛斗共玖萬餘石即今催納方及二分今來

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欲乞朝
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
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
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
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
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輟那錢銀絹廣謀粮
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
五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

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税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石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石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减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葢為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内除税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

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醡分配人户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者其鐵錢絹元抛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石後為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納外有一萬餘石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歷點檢逐日

全無人户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糴兼兩州百姓累經

臣陳狀臣上禀朝旨親見民間疾苦又緣轉運使二人

並在潞州相去絶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粮

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

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已一面出牓及牒本州令

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

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强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户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别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活産業人户今來一年之内只是一季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户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户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祗應仍更不免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

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户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爲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户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强壯不勾追教閲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閲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税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閲一人

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
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
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獨得
免差役是下等人户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寛優兼
自兵事已来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户累世勤儉
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
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
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當

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寛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寛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勑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徧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

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茍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嵓嵐如再任後犯入己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悞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嵓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

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
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勅
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駮本軍不合斬斷見
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濬等竊緣
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
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啟兵驕况
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勅糺按雖
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况米光濬等勘成

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沿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因闕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恤三路

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紓疲民又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乗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寛卹民力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為配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户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歛數目看詳本軍人户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内五等已上只十五户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户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

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餘别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横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

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叅軍萬頤等狀並為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

五里翔皋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廢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絳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含山谷内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内自唐以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鑪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鑛産育必多無訪知絳州人户多私採鑄貨賣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

事體張皇驚擾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
又鑛銅側近民居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
無銅所差官員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
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牒絳
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内巡警
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畧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
一兩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
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

其免罪或別加酬奬務要求出銅寶不為民間藏閉候見次第家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悞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為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

然不高各為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
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
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
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
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
錢粮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
急若已知縣官實為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
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

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為苦已牒
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
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俵
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
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再
任嵒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

岢嵐親見光濬絕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别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

來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狗光濬之私葢為邉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悮臣並甘同罪

論礬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録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宗事理及備録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

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間施昌言等已一
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
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省
詳都轉運司狀内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榮諲相度事
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
會榮諲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
用狀果與榮諲始初相度利害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

客人入中細絹絲綿見錢茶貨筭請生礬上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户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歷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自

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錢茶博箅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別招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户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户詞訟不絶

一據滎譚元狀内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歷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

餘貫慶歷二年收絲絹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歷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各有增剩況自六家撲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歷元年起置

煉礬務重煎後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歷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歷三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指揮在京榷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牓告示招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㪷更不限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折博筭請晉

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麗色亦可以
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興販更不拘定杜昇等六
户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户將煎礬鍋鑊家
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晉州煉礬務一
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榮殿丞將慶歷元年置
煎礬務後収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到折
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十文在

京六户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八百五十文慶歷二年本務止賣到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户收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歷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五十五文在京六户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少六户入納數目常多遂將三年買到煎礬務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

貫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户逐年納數常多若遂放令六户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今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人有利必歲額遂增今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恐大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户管認年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備

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二司録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為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户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户便合除免年額臣今看詳榮謜張日用等二人狀内開説自官置煉礬務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謜從初將生熟兩色

礬博賣到錢數衮合比筭便謂自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户筭請生礬舊額及榮諲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礬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歷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衮合筭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别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諲罷賣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客筭

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户本為官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户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户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强官吏刱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為定額

益緣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為指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防北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掘壕凡所興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筦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

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劄寨兵馬尤多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葢巳與中國交爭則屈巳事隣乃其常理二國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

吾險地是契丹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
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
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
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
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敵兵聚在界上不得
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為輕發使
虜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為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
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契丹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彼此自相攻耳然敵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邉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

法也如此則敵來不失應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苛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絶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

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修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悮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㸃脩换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

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内無三四人能幹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内差充寨主監押

一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邠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

濬且令知軍益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綿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綿必非嵩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勑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

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别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

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强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

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内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兩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内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

路並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踈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絶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並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廵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廵檢下及防河寨柵不

教閲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備録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别有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説列為四議一曰辨衆説二曰較存

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餽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茍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

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

堡之説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邉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

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氷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内郡盡為邉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

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别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廵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葢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

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葢都不去百里之内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黨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頼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

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况其官守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茍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録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歷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

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萬六

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
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
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
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
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
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
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

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糴斛斗賣疋帛絲綿銀進納

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

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獄空除神

地理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戶和糴礬本

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

轉運司慶歷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算實收二百一十

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歲

只將河東一路實収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利計筭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絶其大錢利既博至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

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趍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

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𣲖新開沽酒務據轉運
司供到每月約収二萬貫有餘計一嵗合得二十四五
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㪷昨来為入中數多
無處収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鎬又減放馬軍歸
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
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况
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禁兵共十二三萬略計所
闕不多不比陜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

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粮草共一百一十九萬三千七百石束

粮三十四萬一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束

已上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河外馬步禁軍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一人

馬軍二千一百三十六人 馬一千四百五十三疋

粮一十四萬四千七百石

支本州三年

草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束

支本州一年

麟州 四千六十一人

臣今欲乞留二千人

粮一萬六百石

支本堡一年

草萬五千一百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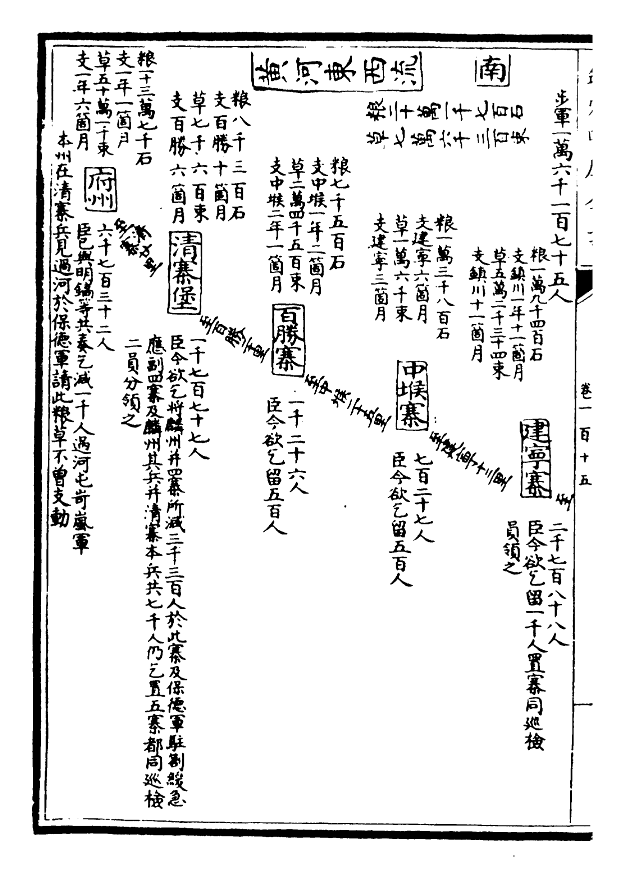
支本堡三箇月

鎮川堡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至麟州二十三里

鎮川路三十里



南
燕西東河萬
步軍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五人
粮二十萬一千七百石
草七萬六千三百束
粮一萬九千四百石
支鎮川一年十一箇月
草五萬二千三十四束
支鎮川十一箇月
建寧寨
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一千人置寨同巡檢
員領之
粮一萬三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一萬六千束
支建寧三箇月
中堠寨
七百二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粮七千五百石
支中堠一年二箇月
草二萬四千五百束
支中堠二年一箇月
百勝寨
一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粮八千三百石
支百勝十箇月
草七千六百束
支百勝六箇月
清寨堡
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減三千三百人於此寨及保德軍駐劄緩急
應副四寨及麟州其兵并清寨本兵共七千人乃乞置五寨都同巡檢
二員分領之
粮一十三萬七千石
支一年一箇月
草五十萬一千束
支一年六箇月
府州
六千七百三十二人
臣已與明鎬等共奏乞減一千人過河屯岢嵐軍
本州在清寨兵見過河於保德軍請此粮草不曾支動
卷一百十五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府二州闕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支配今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歷三年轉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筭得今年博糴斛㪷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凡九處和糴斛㪷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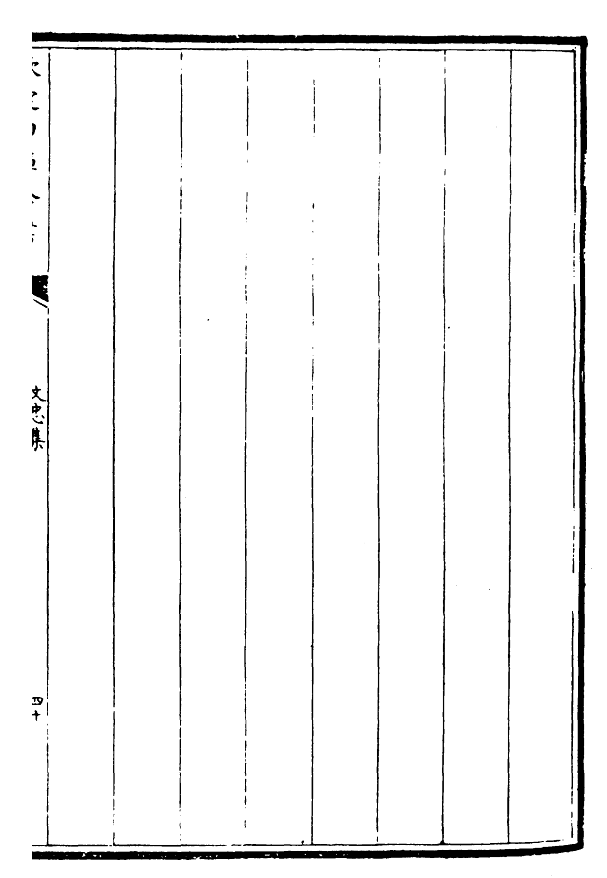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晋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㪷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

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户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户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為轉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户要清醋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

縣坊郭鄉村酒户第等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俵配次其糟每㪷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别候指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户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虚為搔擾以歛怨嗟伏望聖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二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

錢三十内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戸二稅和糴不與開閣稅則戸長陪納和糴則村戸均攤已逃者旣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戸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戸共四十一戸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

軍係有和糴額處檢括已逃人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

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㪷支往沿邊人户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賫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㪷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搆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

豈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饑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爲蘓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

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𣂏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税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為本縣酒
税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有兵
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歷三年三月内移起軍營往
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户人煙既少客旅不來酒税
課利無由趂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
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
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
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趂課利不得

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户絶少實難趁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虚日及虚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勑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内所收課利立爲租額與免舊額虚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虚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擘

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月開
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淨利只
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州造麴千
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州自經賊馬
後來人户譏有三二百家又榷其沽酒之利市肆頓無
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移廢則凡事却須
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而勞費甚大臣今欲
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一州人户漸成生業今

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為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已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踈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沈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朏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岊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悚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四人

岢嵐軍使米光濬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俟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秘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十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太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吴天常

嵓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㫖送中書樞密院紀録姓名差使

今取進止

舉劉羲叟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有純樸之

行為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

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顗之徒為比致之朝廷可

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

進止

繳進劉羲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羲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歆向張衡郎顗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羲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 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羲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

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

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惟一面有城中棄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為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欲掘出重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一則坦為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

二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絶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鬬而詢訪彼中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衆臣亦累詢其

蘊畜絶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為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邊事敗悮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内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縱手分折諸縣村學要葢州學及斂掠人戶錢一千餘貫充葢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

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禄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員如允

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為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為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為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絶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

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畏費又多遂只將稈草送納非次更成一種科配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修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昱等

一下山白草共肆萬柒阡伍伯陸拾肆東內在州每

月約支叁伯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壹伯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内至保徳軍閗得本處白草差百

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探問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户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駄子三百文省

一據嵜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玖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

二貫文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逃

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

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折州亦為刈下無人

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

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絶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

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今已下手收

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税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歷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令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葢自兵革一興調斂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寮起請將天下州

縣城郭人户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戸之時繫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户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户為十等者有并客户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户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户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撿估得第七等

一户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五等一户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户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户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户内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户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葢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

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户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户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縁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户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陜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户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户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户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户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

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奬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兊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撲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蔫頭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

姓陳明狀稱元有葢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戶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戶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

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閣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户稍獲寛舒況今沿邊粮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内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并代州

都監田胐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鬬乞朝廷録用臣亦曾名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録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内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罸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換一
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
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
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
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
以此可為鑑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
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
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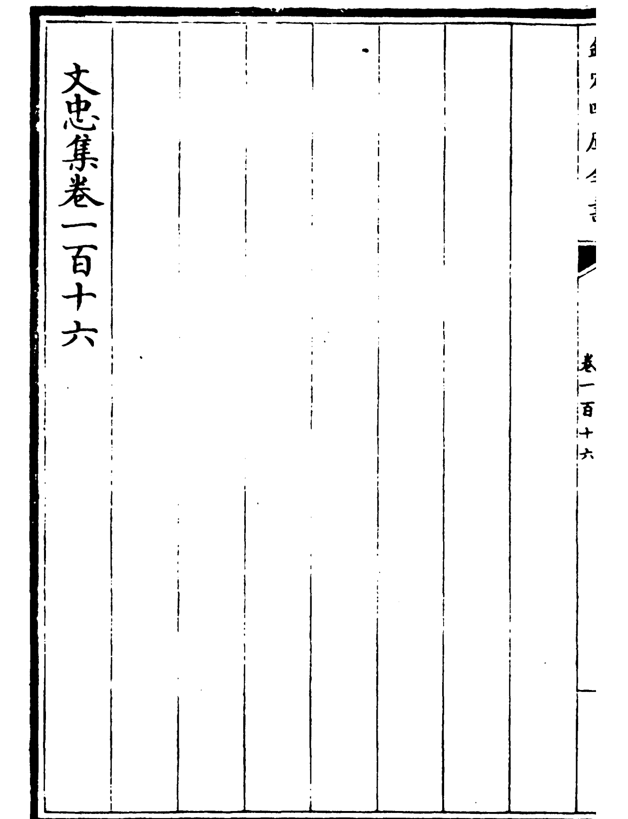
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葢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況自有部署

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爲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啟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

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啟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之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疑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